

集部

西山文集卷二十八

宋 真德秀 撰

序

送蕭道士序

大江以西天下多名山處玉笥則其尤也按道家言是為梁蕭子雲修鍊昇真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復考矣余在豫章時考按圖書慨然有高舉遠遊之思念將

上印綬於朝淩大江陟西山欵旌陽之廬窺洪崖之井躡葛峯以歴玉澗遡章水而登崆峒之顛出麻源道樵川然後歸而自休焉事顧有大謬不然者越三年闕湘中又二年而召假塗清江郡人張元德邀余為閣皁之行垂命駕弗果則所謂玉笥者固無因而至焉蓋前後數年再躡江西之境而四五名山者迄不獲寄一迹其間吁可恨矣今年憊卧於招鶴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笥來見者眂其謁則氏蕭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雲

之裔也耶鄉吾欲遊玉笥而不可得今見從玉笥來者得問此山無恙則吾志亦愜矣因留之山房數與語而又知其能琴與詩也余於絲桐之奏蓋所喜聞而有未忍者獨索其詩讀之則皆翛然清絶非吸沆瀣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秀傑者其鍾於人必異因吾子襟韻之不凡益以信玉笥之為奇觀也必矣雖然有疑焉子之名中而字嘿也豈非以多言為誡耶予聞伯陽氏之為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故學之者亦必墮

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今子戒於言而歸之黙善矣顧未能無琴與詩焉是知多言之害而未知多藝之累也子黙適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養吾之心而吾本無心雖終日彈而曰未嘗彈可也詩以暢吾之情而吾本無情雖終日吟而曰未嘗吟可也琴未嘗彈與無琴同詩未嘗吟與無詩同會何累之有哉余曰子之言達矣遂書以為東歸之贈寳慶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序

余素不善書詩與序既成以授筆史書之視子黙之色若有不懌然者予友金華王子文埜偶留西山慨然為余書之筆力清勁可喜余文不足道安知不藉是以傳乎

送陳端文宰武義序

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征途凡三月思所以為治人之術者曰吾惟致審於寛嚴之閒乎蓋世之言政者有曰寛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寛而束吏貴

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寛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矣又從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繼日焉居一日怵然而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藴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寛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覩之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

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汩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吾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輙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

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余之有得於是十年矣間以語人鮮或不笑其迂者余友陳君端父獨聞而善之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為邑於淛東訪余以所宜先者余曰子忘余疇昔之言乎夫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子蓋聞而善之矣請復以是為獻可乎端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謂存之使勿失養之無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敬而已矣蓋敬者所以

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穽者也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氣象也藹然而溫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敬以存之俾亡須臾之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具動焉而仁義之用行吾見子之民將游泳德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則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予之言迂益甚矣子之交遊執友有其迂與余類者其試以是質之

陳君端父之守武義也貳卿真先生序以寵其行自

然不肖亦辱惠教觀其本仁義以為治政之方即持敬以為存心之要皆公得之學問騐之躬行而發見之辭章非飾藻繢以為工者比也辛是以往雪霜貿貿中還此天地春將復有歎而詠詠而謌者武義之民其幸哉或者聞而請曰大學言為人君止於仁文公以為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子男之邦視民最親有君道焉則曰愷悌父母也曰若保赤子也曰平易近民也稽之於古有成說矣公以義並言得無

他意乎自然應之曰仁為體義為用義者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也切故已之體之也至痒痾疾痛若已隠憂則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强梗必鋤常恐擾民蠹政苛令是剗是革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義也而皆所以為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為政之本不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為政之用由是觀之大學言仁而義已在中公兼言仁義實深得大學之旨有異乎哉且獨未讀中庸乎哀公問政也夫子告之修

身以道修道以仁若專於仁矣而仁之為人義之為宜必以是終焉語其本則全體是仁語其用則無一非義有異乎哉以是説私質於公公曰子言正合我意子其發明以補某不足武義君心醇而氣和與之處終日不見其喜怒之色蓋天資厚於仁者知所以為仁必知所以為義矣苟徒恍近似之名不究精微之藴則煦煦之恩流於姑息豈大學止於仁之謂哉因次其語并以薦之武義君倘未棄絶他日為政之

先後次第尚當從君一一請之丙戌臘月望後二日

黄自然拜手敬書

黄叔通自鳴集序

東溪黄行之叔通吾鄉者年宿學也博涉圖史多識前代舊聞其為文園熟演亮若便於進取者顧落落無所耦貧賤不能家今年數七十有八矣娱戲翰墨筆力未嘗少衰然大抵皆不平鳴也或謂其剛心勇氣頗頓折於困躓之途侈詞溢語間及於庸瑣之吏以是為叔通

病吁倔强如韓退之且不免為芻粟僕債故詘節於頔君牙輩叔通其何尤雖然退之可法處在論天旱疏諫佛骨表不在與頔君牙書君子觀人要知所擇也然叔通雖羇窮甚能以時命自委故其詩有曠達可喜者予以是取之寶慶三年中和節西山居士真某希元書

送劉伯諄宰江寧序

余友劉君伯諄將為邑於江寧以余嘗使於兹土也問其所以為政者焉余謂君之少也受學於家庭其長也

又嘗游於大儒先生之門而熟其言行所謂修己治人之方講之悉矣比年從事四方所至容諸侯之幙其於民情之隱伏田里生齒之利疚察之無不盡矣顧狠狠焉惟余之問推此念也即聖賢臨事而懼之心也夫百善之源起於兢惕衆慝之本萌於怠肆君以是心而臨百里之民吾知其有哀恫而無忿疾也必矣敬者仁之所以存未有敬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本於敬者也今之議者猥曰江寧之為邑其民樸以愿其俗儉以質仕

而寓於其土者少焉田而賦者以時訟而嚚者空焉今之為邑未有易於江寧者也吁盍亦思其所以難者乎秣陵為今東都而以君所治言之則其附庸者也昔尹鐸之在晉陽不忍繭絲其民嘘嚅休息迄成保障之勢而董安于之經營斯邑也下至牆之苫楹之質且為備豫百年計焉蓋鐸之心厚民如身而安于之心卹公室如其私故異時賴之以保其國今之東都非昔之晉陽乎然則以江寧視江寧幾於易矣以晉陽視江寧則其

撫柔綏輯之功其可苟易云哉伯醇勉之雖由今之勢未得以為安于而以釋自任則奚古今之異吾將見海内之人讙然一詞曰先生有子吾州有人

沈簡肅四益集序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門機雲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知吳興三沈皆以德業為時聞人樞密諱與求尚書諱介而副樞諱夏其眡錢塘之族彌有光焉然樞密嘗入直禁林屢當大

詔令尚書縣詞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照暎簡册士大夫多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天子分符總饟盡天下之要劇處貳機庭建宣閫俱犖犖有成闕鞅掌意其不屑於文字間也寳慶初元公之孫昌言來丞南浦始出公家集鋟刻以傳片言畸字皆鑿鑿適用迓論二十篇㚒陳時病洞見根元至其感物興懷惷容娱戲課圃之作王子淵之僮約也蛛網之榆柳羅池之三戒也雖非規規摹擬前人而筆力雄放自與之合何

君一銘叙事有紀法足以伸忠直而挫姦諛浴佛放生
譏訶時俗陋妄尤為有補世教公之於文瑰偉震耀如
此顧弗用是名世豈非為事業所揜與嗟夫文辭末也
事業本也鄉令公平生用力僅在筆墨蹊徑中不過與
詞客騷人角一日之譽則亦何貴之有惟其以實學見
實用以實志起實功卓然有益於世而又聞之以君子
之文於是為可貴爾誌稱公之執政也張説以恩倖進
為右府長官同列多媚承之惟公嶷然中立論議不少

詘竟力請去位嗚呼此非所謂古大臣者耶然則丈固於公為細事事業亦其粗欲知公盛節者要必有考乎此集名四益者葢公之自號所居齋云

送楊日靖序

上臨御之四年有詔鎮江太守楊侯建太督府於淮之左侯拜命悚然曰閫外之事余方思所以自力閫内之事可復櫻吾之知慮哉間族子日靖之賢將命以為已子且付之家政焉日靖過余告行余謂父子君臣之義

一而已矣夫廣陵重地也元戎重寄也內以馭羣雄外
以捍二虜又今之重事也朝廷合三重以屬於侯是知
侯之才且賢為能勝其任也竊意侯之受命也必將兢
兢焉如履層冰慄慄焉如奉槃水惟恐其墜且覆也以
扶持王室自許以掃清中原自誓不忍其遺憂君父也
以諸葛丞相集衆思廣忠益為心不敢是其所獨是也
以呂定公臨事十思為戒不敢其所易忽也忠足以貫
神明而言足以服夷貊義足以激將士而惠足以保邊

毗夫如是則事君之道盡而報國之責塞侯之功名事業且將日新而無窮然則子之事侯又將若何而可耶曰以侯之所以事君者而事侯斯得之矣蓋侯之選於宗族而以命子亦猶朝廷之選於藩翰而以命侯也侯不敢不盡其忠以副上之託子其可不盡其孝以副侯之託乎君親一致也家國一體也子能勝侯之家事猶侯之能濟國事也雖然亦豈易為力哉在易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夫能幹父之蠱者譽之所歸也子往哉敬焉

以持守之身勤焉以椕子之學庶乎其有進矣予與楊
侯交之久而好之篤者也故於子之行深致其惓惓之
意焉欲侯之成功以慰吾君父之望欲子之成德以慰
侯之望也夫父前而子名者禮也余於子名而告之亦
禮也子其思之而勉之而敬以終之則余之志也夫

黄子學詩後序

右穀城翁詩五卷凡四百九十餘篇晦庵先生嘗稱其
自楚漢諸作中來絶不類世人語而序篇之作傷其阨

窮不遇以死辭尤悲焉意翁之為詩淒涼掩抑必有甚於人之悲翁者今觀其自叙有曰予年適知命寒窶日深今歲以來飢困尤劇嗚呼士而寒且飢可謂天下之至窮矣方且自念古人貧而有德已獨無德而貧慨然仰慕顔曾於千載之上而自警之詩曰先聖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繼之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每念古人事終夜歎以呻則翁之所憂非貧也道也昔之詩人阨窮弗耦者其能有是乎夫士必知命然後能安乎貧賤必

知道然後能忘乎貧賤知命者不違乎天者也知道者
樂乎天者也讀翁之詩而推其志雖未能忘乎貧賤然
亦可謂安之矣至其以顔曾為可慕而歎克已之未能
是蓋有志乎道者非徒委之命而已也然世之人知誦
其詩者甚少矧有能知其志者耶昔之君子生而窮死
而通者有矣翁殁今三十餘年曾未有知之者是猶其
生之窮也雖然翁之生也不以窮自悼而吾徒方相與
追悼其窮又豈翁之心耶翁之甥陳君以莊字敬叟少

學於翁為詩謌詞皆酷似其舅隷古行草往往逼真今年五十而家日貧方賣文四方以活妻子豈為翁之學者其窮例當如是耶然敬叟未嘗以貧自沮方收拾翁遺藁出入必俱昔晦菴先生以許生閎得翁詩文之多喜而序之敬叟所藏皆真蹟尤可寶恨先生不及見而猥以示余余豈能重翁之詩者子之邑有賢大夫方訪求翁之作而未獲子其為大夫出之必有以發輝震耀而久其傳者非獨翁之遺為可賀其亦足以少伸敬叟渭

陽之思也夫

周敬甫晉評序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其致一也近世顧析而二焉尚評世變者指經術爲迂談性命者詆史學爲陋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而小人乘之藉以爲併中庸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用而論語所紀微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泰伯文王之爲

德三仁之為仁子産之惠卞莊子之勇莫不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以及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也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辠者用也然則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為道之大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近世本統不明人各以其好尚為學譚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於朝則以出入

為黨讎吁學所以為斯世用也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以禍斯世其又何賴乎夫理不達諸事其弊為無用事不根諸理其失為無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氏之史發為評論往往與聖人褒貶之意合夫讀史而訂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余閱而嘉之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古人之心術有未易以迹斷者敬甫其於六經語孟之微旨益熟復而深思焉使是是非非瞭

然於胸中推之以考前代失得與當世利病將有如權度概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理之未始不宜於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他日吾將於子乎有考也

釣臺江公文集序

釣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能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為萬乘故人屈蹇裳去之脩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攖江

公間關從王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
爲當世憫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幾以驪黄
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顔子之憂
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蓋並
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
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未易以迹斷也蓋子
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頽靡
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

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以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鄉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岐途公衆衆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説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敵人退聽其為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奈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上自是二十

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蓍大蔡建炎中興襃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凛凛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愧於子陵也寶慶三年公之諸孫潤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釣臺棄藁者刻之郡齋書來謂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近世張宣公實為之序引藐焉小子何敢復云至他所為文又多出於笑談娛戲其論前

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譏其冗葉狂華不根至理則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矣故不復道獨惟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者以告於史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尚有考乎此是歲八月壬申建安真某序

送張元顯序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為委之命均爾然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

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工於推算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焉死生福禍繫之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吾惟盡吾所當為以聽其自至其順乎天孰大焉非益乎以回之仁亡捄於貧且夭以跖之不仁亡害其富且壽惠迪未必吉而從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可也其悖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由前之説聖人之道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説則雖為獨夫不難也然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括蒼張君

元顯五行家之巨擘者也予欲其勉人以毋命之恃而惟命之安故為之説如此張君亦謹其所以言也哉西山翁書

送高上人序

道一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萬法為空儒之教以萬法為實惟其以為實也故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常恐錙銖不盡其道惟其以為空也故以大倫為假合人世為夢幻漠然不以槩諸心道之不同以

是馬耳釣臺高上人予之方外友也間嘗與語及此上人曰吾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以萬法為空也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既委心空寂矣不知所謂真實者果焉在耶居一日自言少喪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又將治精舍於其側以思親名之予竦然曰此即子之真實心地也子而知此則知大倫之非假人世之非幻矣昔唐元暠師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厥土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

取之謂為釋之知道者且曰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世之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聞元師之事而其心適與之合是心也從何而有哉子其即事而參焉則行住坐卧皆光明發見時也世間萬法盡在是矣世傳賢沙黄蘖捐棄父母事緇徒以為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以訂學佛者滅親亂倫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為題其後以諗觀者

送周知録之官序

建陽周君昺亨為平江獄掾將行過予請曰治獄之官自昔難之今地在近畿而臺府昺立又益難也以某之不敏而居三難顧聞所以自免者余曰子之所謂難者非以情偽之微曖而弗易知乎又非以怨誹之易騰而上下之志未易合乎若是者信乎其難也已然吾子於此將患其難而求無愧於已耶抑將憂其難而求無拂於人也昔之君子惟民命之重故於聽獄也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若戚嗟隱痛之在已凡為是者求無愧吾心焉耳若夫毀譽之在人喜愠違從之在上有不遑卹者予觀漢唐之盛以治獄著者不越數人若張廷尉寒伯奇徐有功其最也廷尉事寛仁之主守職以争殆不其難若伯奇則既難有功則尤難者也然二子不以其難自沮抗詞極辯弗悟弗止賴以全活者不知幾人二子卒亦自全無害夫不顧其身之死而捄人於必死仁者猶樂為之况其利疚有輕於死者乎孟子曰謂其君不

能者賊其君者也夫仕焉而忠於其長與立朝焉愛其君一理也理非有二心其可有二乎今日之不阿其長即異時不欺其君之心也雖然此豈可以頰舌為哉鐘一也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蘊諸中固不能閟諸外也吾子將求獲乎上其必以積誠為本歟誠者何戚嗟隱痛視之由已之謂也常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守必確發於中者真純而篤至則人將望子之眉睫而有動焉雖無俟乎言可也今之所難安知其弗為易耶

周君曰然遂書以贈紹定元年丙午同郡真某序

贈歐陽可夫序

歐陽處士可夫以聽聲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有問余曰聽聲與相形異乎余曰人之類一也而哲愚豐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濁故為哲愚氣有盈縮故為豐悴氣有深淺故為修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也雖然觀人之高低猶覘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上也望車旗視

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於著者易而察諸微者難此聽聲之所以為妙歟然則因聲而觀人其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氣體猶可以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柔明闇安於所禀而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夫術神而辭辯有問者以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筆

之以為送歐陽處士序

贈羅一新序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夭亨窮若指諸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自其成象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五材凡皆一而已矣其氣則有陰陽之别其質則有剛柔之異而其流行運動則或絪緼而醇釀或偏駁而舛雜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有滋槁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窒焉造物豈有

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值焉爾然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為無所用吾力者也至於柔强明闇雖或不同繇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今也世世之人於其不可易者往往求多於分剷之表而於可致其力者顧漠然不以槩諸心非惑歟羅君方薄游閩浙間有訊於予者其試以是質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紹定已丑六月壬寅學易齋書

送陳宗望序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輙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歎世之人於所不必肖者常責其必肖而於所當肖者或未嘗求其肖焉何哉夫所為摹寫形貌者特以識壯老之容而已似焉固可喜其或未深似焉吾之妍蚩醜好固無與乎彼也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尸其名者責其實頴其藝者斵其工故畫雖小技必以肖為能此夫人所共

知也吾之生有甚當肖者亦嘗思之否乎夫父乾母坤而為之子原其所受之理未有一毫之不相似者利害汩其真欲惡遷其神於是天人之分始離矣甚者形存而理喪去庶物無幾焉豈其初之固然耶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惑耶予晚而知學方惴惴焉懼不得為天地克肖之子而陳君乃寫予陋質以示其肖耶否耶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歎者語之嗚呼知余說者可與論務内之學矣紹定二年

七月甲申西山翁真某書

日湖文集序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為文也昔河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因枚數而評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哉思王其文深以典至於狷也狂也夸也詭也皆以一言蔽其為人夫文者技之末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耶抑嘗思之雲和之器不生荻棘之林儀鳳之音不出烏鳶之口

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嫓典謨儷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葢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為日星之光耀發為風塵之竒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眡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婉嶠直之人其言勁嫚肆者亡莊語輕躁者無確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析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沉涵六藝咀其菁華則其形著亦不可揜此學之所本者

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於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真積之力而區區以一乖擬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寛洪而養以静厚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於書亡所不觀而尤喜聞理義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專腴豐衍實似其為人自少好為謌詩晚擇政塗優游里社凡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徧真率之集倡酬遞發忘衰服之

貴而浹布韋之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觀公之文者其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初某將試詞學科見遺以詩所期甚遠蓋其辱知也舊矣歳在己卯以文編見寄於温陵屬使序引念公方與聞大政不敢劇爲也歳月飈馳距今十稔而雲門之木拱矣公之子逢辰又數徵前諾掛劍之誼其敢有忘輒論次其説如此蓋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學文之士知所本云集凡若干卷紹定二年九月甲申建安真某序

贈華相士序

華仁仲以相與奕游縉紳間或誚之曰夫二者於工為賤工於技為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嗜仁仲笑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且子亦識其所自起乎洙泗於人察其所安孟氏亦云眸子是觀足不步目目不存體昔人於此知其將斃執玉之容一傲一卑昔人於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之相也不求諸貌而求諸心不闕其形而闕其神嬉怡微笑斌媚可親

吾獨識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女吾獨許其孔武推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以用人分丘畫井有熊始之經野溝封倉籙成之車徒卒乘羅布從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關中為基力扼滎陽而項籍以亡入洛鳴鼓委梁絕饟而吳楚以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逼之攻而遠是圖必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全勢而偏仄弗計要其大成而小勝弗爭推吾之法可以禦敵不惟禦敵可以蹴敵吾法之妙若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

異乎聞者憮然曰昔之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法今吾於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傑

送鄭炎震序

三衢鄭君炎震今護漕陳公甥也陳公將指吾閩適盜起汀邵間方牙櫱時州縣不之制居數月勢張甚當事者往往喜為媒蘖獨公與常平使者數以實諗諸朝語甚切天子與大臣始具知賊猖獗狀於是改命能者付

以討捕事而禁衛士與江淮諸軍亦次第而出渠酋相繼請命其負固不服者合鋭師攻之鄭君又能以其舅氏之命徧勞諸將贊其籌畫賊朝夕平而君委之以歸予謂昔之君子與人同患而不尸其功類若此顧今汀若邵之境釜魚穴蟻尚有假息者招捕使方親指賊巢如君之材從容幕府正其所也行矣一省松楸亟鞭馬而南遂訖斯事使人人稱歎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顧不偉歟

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為田筆為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具重均爾然製作之法墨為最難予友楊伯起挾此技游四方得者寶之予嘗叩其法歷歷為予言烟欲浮而輕膠欲老而激均調揉治不失其劑量然後吾墨以成雖然是直其猜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能評也嗚呼技之進於道若是乎雖然是墨也作之難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而出一

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植者匪稷則黍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稂則莠也然則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說以告吾徒之用此墨也

送吳正叟序

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蓋謂有之矣括蒼吳正叟兼此二技見稱士林間或云命不可以力而

移地可以求而得是不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人力烏乎與哉謂命不可移是矣謂地為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求此聖賢所歎惜也汪叟將為江湖閒遊求一言以别於是乎書

送南平江守序

南平故漢巴渝地至唐猶以獠名我朝元豐中聲教遠浹始即其地置軍焉百三四十年間浸以道德薫以詩

書斌斌焉與東西州等矣紹定四年冬予友江叔文往
為之守將行請曰南平地雜民夷有赤子龍蛇之異擾
而馴之政未易也將何以教我予惟叔文之先象州以
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嘗令靖之永平即倅
靖廉白清簡人便安之以其治靖者治南平直易易爾
顧弗自足而求助於予此樂正子好善之心孟氏所謂
優於天下者也推以治人何鄉弗可獨南平乎哉然嘗
竊歎古之為政者變戎而華今之為吏者驅民而狄昔

者箕子八條之化孔子九夷之居皆聖人事吾不敢以律後世若錫光任延漢守將爾於交阯能興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廸以父子之性是不曰變戎而華乎今之饕虐吏羅布郡縣細者為蟲為蚋以嗜人之膚大者為猰貐為鑿齒以血人之顱以刎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蒿然喪其樂生之志而甘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不曰驅民而狄乎故為政者厚視其人雖戎而華可也以薄視其人則雖民而狄弗難矣循其本而思之為吏者

不自狄其身然後能不狄其民盖黷貨而忘義者狄也喜殺而偭仁者狄也以中國之士大夫為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為無異於狄亦何怪其民之狄哉予方疾當世之吏穽吾民於狄故因君之請而一吐之儻以為然則願風示屬縣之為吏者使皆懋於仁而聲於義不亦可乎叔文曰然遂書以贈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

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賔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為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

貿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為何事而遽安於此耶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顓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為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為人者

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修德益楙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於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為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濵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西山文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西山文集卷二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序

論語發微序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

而夫子所自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

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徐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蘊尚奚君之待耶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畧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

自得者此其為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楙之哉

送張宗昌序

大道隱而百家之學興人各以其所長爭騖於世太史談劉歆所叙至於儒者並列夫儒道之大猶天地也百家衆技之流則穹壤間一物爾可儕而論之耶談歆所叙蓋失之矣而後之學者遂謂吾所知者道它非吾屑也不知陰陽卜筮皆易之支流餘裔微而百工之事亦

聖人實爲之一能一藝莫非世用所急而一切薄陋之可乎括蒼張宗昌曜之幼嘗涉獵書傳以貧不得盡力而於洞林之要指錦囊之秘訣秦扁治療之法甘石巫咸之占皆究心焉甚哉其富於技也以吾道律之固不免致遠恐泥之譏而就其所長亦有不可廢者紹定三年冬招捕使陳公提師出劍汀間曜之實從用其推占之術曰某日出師某日破賊其應若響答然它如相地如治疾又皆予嘗試而驗者然則曜之所能其可以

小道廢之乎雖然以曜之之敏悟使獲畢力於學其所就詎止於此良可惜也然曜之雖貧能遣其子負笈從師丈辭曰瞻以蔚是將變方技為儒者之門又可喜也因其行序以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祖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

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説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啟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聱棠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况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

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無奇其守據正而不踰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為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妓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據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為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為游楊而且將為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將望

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

國朝舊法以戶長督賦輸迨熙寧中行雇役法未幾又行保甲法始罷戶長而令保丁催租於是戶長之役移之保丁矣元豐末議改新法始復募戶長給雇錢受庸於官而任奔走之責此法之至善者也紹興之初復行雇役始以保長督賦輸於是前日所以責戶長今以責保長矣夫戶長役人也保長保甲也保甲之設本以譏

盜而責以它役可乎然是時猶以户長錢給之雖失初意而未大失也其後錢不復給而役如初近世官吏鮮復究知本末例指保長為役人比較鞭笞不復顧邺予之將漕分閩也數與州縣爭曰彼非受庸者也奈何以廝役視之乎然户長錢既以上供前日之雇法未易遽復保長督賦遂為不可瘳之疾予在江之東西湖之南每聞其代輸之苦至於流離庸丐轉死溝壑輙為戲然愧不能有以捄之也而吾閩乃獨無之故議者往往指

為僥倖自予之歸田里使者之欲置保長者一邑令之欲置者二予每爭之或曰天下一家也它道有之閩中獨無可乎予曰此蘇文忠公所謂左臂既病而右臂何為獨全者也且閩中之與諸道異者奚止是哉以酒酤則無榷以山園則不征以邸肆營運則無和買凡若是者皆優於他道聖朝之所為加惠者豈非以其山谷多而腴田少民力窮悴不可與諸道例論乎必欲盡寛諸道之民則復元祐之舊鐫上供之額舉天下皆募户長給之錢以代

保長之役上也苟不獲已則姑循近制閩中一路仍用耆長而勿置保長次也若以諸道為皆有而不容閩中之獨無創意更置以一縣言之歲當弊中下戶以什伯數且如浦城縣七十二都每歲兩科保長當破家者百四十四人合一道而言之可勝計耶此不仁之尤無次矣因覽宗博葉公所輯本末輒為書之編首後之君子其尚體淳熙天子閔仁元元之心與前後諸賢所以更相維持之意毋輕議變法非獨全門人之命亦所以布阜陵德澤於無窮也

葉公名武子字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閒處視人之休戚猶在已故於此尤致意云

送吴斯立序

括蒼吴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吴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膴仕然後為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耶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眂膳奉席之事皆躬為

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憤歎甚者籲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日策名膴仕而後為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為仁可以為義可以事君父可

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蓴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為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間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

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沉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
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譬
之於玉集註其圭璧笄瑱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
以為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
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畧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
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畧昔奚為而取今
奚為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
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

求道之至要耶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為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鏤諸梓而俾杲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孟子要畧序

太守陳侯既刋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畧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

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繇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

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咈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别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為

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士郭道人序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今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耶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清者勁者為陽濁者輭者為陰從則上陽而下陰

衡則左陽而右陰即陰陽而視彊弱吉凶判矣非惟字畫為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筭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為然自吾一心之正衺推而至於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問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為吉凶者故命志道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

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葢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

敢言也賢材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沉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

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譏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譏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何休者指以為

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辯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説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緼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

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某書

劉氏傳忠録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於魯而宿以權彊專國孫哭孫偃皆忠於晉而佗以擅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況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彪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王而天下信

其忠誠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為忠肅之學實學當危難之日則損軀徇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葢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者亦未有盡乎己而

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巳蓋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修於平日之素而具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某敢以為學者勸傳之史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脉連

續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又將以為劉氏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後進真某敬書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别經傳去後儒之所傅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説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彚而輯之以為此

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為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藴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為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為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

為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為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為此書欲為士者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為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

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為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某序

續通鑑長編要畧序

閩漕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畧以示僕曰予之少也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前代諸史槩乎有聞矣我朝治體肩虞周而跨漢唐汝亦嘗考其顛末否乎某謝未能則授以此編曰讀是則知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者某受而讀之幾三十年顧嘗病其卷帙之

浩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閲壯而出仕晚而未休驅馳
王事力有所不暇閒自尚書郎退佚林藪始得從事筆
研閒蓋舊書凡若干卷數百萬言今所存者財三之一
竭來閩中槀之與俱竊惟窮鄉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
即是而熟復焉亦足以粗知其大畧故欲刻之傳之以
惠學者何如僕為拊卷而歎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
之傳豈直幸於學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續鑑一書我祖宗之所以祈天永命植國於千萬

祀者莫不在焉近世儒臣有請命經筵節畧其書以奉乙覽者卒未之果今天子埀精典學有高宗成王之風誠得是書日陳於前則所以發天聰而濬治源者其何可勝數故顧不徒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備公車之奏公儻有意乎公曰此非余所敢言雖然食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子意冠於篇首予將有待焉僕曰唯唯紹定五年十月日建安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遊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為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涖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歎曰中庸以善繼志為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為士者窮理反身為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聲悅其技以干祿於有司也昔眉山翁為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

曽斷地脉之語葢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為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徃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思誠逺且陋彼由江日南視思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為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耶特患未知所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為户庭以中庸為閫奥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

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諸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因其别筆之以贈

紹定江東荒政録序

紹定中鄱山袁侯自衢梁守爲江東常平使者旣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刑獄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因任嶺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

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春霜秋大水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饑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訖事侯之幕府有纂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余歎曰此可以覸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菑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擬耶蓋天之為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乖沴焉雖非天心之所欲而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

而不至甚害民雖饑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此天心之
所以為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天為一也夫連一道
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澇澇而又旱天變頓仍可謂極矣
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
心之仁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䝉
䝉然惓惓然寢為之不寐饋為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
萬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為民請命於朝者以此其
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之所形詩歌之

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為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誠對越蒼旻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鄉方民之告病也盜作於閩末幾又作於衢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扞防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人無隨和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雖然侯之所為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為不仁者違天而自

賊也以侯之所為然後為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饑且死而不為之動者其得為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録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耻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論命郭君序

長沙彭師右為予論命謂其兼陽仁隂義之全予竊哂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仁與義豈予獨有耶今莆陽

郭君為論星辰躔度又曰金白水清相為夾輔故其性好蠲潔而惡垢汙予復哂之惟清與白士節之常使予生不值金水惡可易置耶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將行求序以其所哂者告之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紹定四年汀劍邵之寇平劍人生祠陳公予書其事於石後二年太守黄侯埒又輯其事為錄屬予序之初嘉定中帥洪道劍津過英顯張侯廟徘徊久之若有慨於

予心者謂通守倪君祖仁曰張侯事未有紀後將奚觀
君退而繙故牘訊遺老得數十條刻之以傳旣盜作於
汀蔓延及旁郡陳公起守延平又兼招捕使予於公舊
也則數移書以張侯事勉之未幾公提王師出平劒平
汀明年平邵武而一道正清矣公之與張侯人品同鄉
井同殄寇保民其事又同而難則倍之兩賢相望百年
閒皆所謂社而稷之者也然英顯之録出於後人故傳
聞多異辭散落不盡紀若黃侯則無一日不在幕府無

一事不與謀目擊而手書之故具言詳以盡其事審以
覈方王師之奪瀨闗駐高灘也與賊相距財一衣帶水
公戎服指麾陳前賊相顧動色曰此招捕使也耶何文
人乃如是則頫額乞降願得一官僚面輸欵侯毅然請
行至則羣宼羅拜曰吾父也葢侯之令連城令將樂皆
德愛在人而其力守以扞賊也不惟民敬之賊亦敬之
予嘗聞陳公言侯挺身諭賊事他人不能及間以語侯
乃曰彼時震陳公之威耳使一妄男子往賊亦降嗟夫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惟其心之廣也故有狄彼東南之功而有不吳音話不揚之美今以二君子觀之尤信彼褊心喜忌者或掩人之功而有之又從而疾之有渾濬之爭而無樂范之遜以是心而任人家國予知其難也故書以諗當世君子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

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

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翔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

見前聖之規橅不畀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學之本　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固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

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則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嚮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

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内治之目有四曰宫闈内外之分曰宫闈預政之戒曰内臣忠謹之福曰内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紬閲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

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林子序

始吾與林子游得其詩文讀之聳拔奔放不受羈束其最奇且贍者若譜東溪先生之年訟安國伽藍之文與夫遊虎谿東林之詩名章秀句嘻笑輒就無出吻鳴聲之悲予固知其佳士也及聽其言陰陽消息之變休咎倚伏之機壹以易為準而參之以太元潛虛之文皇極

經世之篇幽微窈眇根極理致予心益加敬焉歲在乙丑遇予鐔津之上相與道故舊握手笑語酌酒而勞之氣益豪語益壯而譚詩益放予方喜其留而樂與之處也居一日求别予且慨然曰僕少時嘗有志斯世適不幸而場屋屢北禁不得施今老矣復何望惟平生好士夫樂佳山水雖老而不衰今將繇武陽抵盱江歷豫章而西復南轍而下也吾家有屋數楹其上為藏書之樓歗吟偃仰足以自適行將返吾廬教吾子孫樂吾志以

盡吾年如是而已詎復有求當世哉予觀世之逸人奇士不得志於世則必有所托以隱其身故嚴君平隱於卜賈島孟浩然隱於詩然其身可隱而其名不可晦者蓋有子雲退之與摩詰之徒以先後而焜燿之也彼數子者豈有求而後獲哉今林子邃於易而雄於詩雖不求聞於人然使有如子雲諸公者出其忍使吾子之名泯默而弗彰耶吾恐子之隱不終隱也於其行書是以

贈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袖刺來謁與之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為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偕會於吉歲在乙丑君其以詞學策勲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歷者獨能逆其

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為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禄不必兢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以是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為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也

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為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為紀録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為我序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燿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為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喜而叙之也雖然自唐迄今無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

勲業與穹壤相為無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没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士之牛李其孰賢而劉蕡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送葉守行詩序

吳興葉公守延平之二年政孚於民聲聞于天冬十一月戊戌皇帝若曰朕為萬方元元宅命于二千石若良與否休戚係焉一二三大臣其為朕擇賢且能者甄而陞

之若漢宣帝故事庶其懋哉羣公既奉詔則以公治理效聞詔以使者節按刑于夔命至之日邦人嗸嗸若飢夫哺若寒去裘驩然謡曰若公之來政實多秕胥徒猖猖噬我赤子公遄其驅拯民于塗孰瘏其痍公手摩拊曾是呻吟化為歌舞公胡不留長我父母既而聞公之去也扶老攜幼遮道請者以什百數公既諭而遣之不置也於是州之秀民有諗於衆曰若等愛公之政豈不猶負暄者之愛日乎日行乎天衢而照乎九垓方其杲

杲於東初景下燭則墻隈舍隂有私其燠者矣然日之
光不止於是也倏焉上騰遐邇並矚則向之私其燠者
不能有也今公之政猶冬日也劒之為郡墻隈舍隂也
日之燠不得而有公之政可得而私耶是將先一州而
後一道以及乎天下無不被其燠者夫豈劒之人所能
有抑豈夔之人所能久哉衆皆曰然乃拜而退郡之僚
吏既皆以詩歌其事謂僕辱知於公尤厚也命僕為之
序僕不敢辭

西山文集卷二十九